

大明三百年

上卷

国廷往事
帝宫往事

兰泊宁〇著

大明三百年

上卷

兰泊宁〇著

国
廷
事
帝
官
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三百年 / 兰泊宁著. — 华艺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80142-707-6

I. 大... II. 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9420 号

大明三百年(上卷)

作 者 兰泊宁

责任编辑 宋福江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 100083

电 话 010-82885023 82885151-222

E-mail: fujiang_song18@sina.com

印 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42-707-6

定 价 48.00 元(上下卷)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大明三百年

上卷

帝国
宫廷
往事

目
录

第一章	英雄不问出处	1
第二章	举事成基业	15
第三章	冰美人血溅行宫	22
第四章	朱元璋登基	32
第五章	铁血维政权	38
第六章	官闹艳事	50

第七章	党狱再升级	66
第八章	血雨腥风中的皇家手足情	73
第九章	四面危机	84
第十章	叔侄争天下	111
第十一章	嗜血成性的屠戮手	165
第十二章	穷兵黩武永乐帝	182
第十三章	盛世红颜唱悲歌	192
第十四章	巨阉祸国	222
第十五章	宫闱乱事	246
第十六章	万贵妃这个厉害角色	273
第十七章	红粉血泪	277
第十八章	贤明君主的后宫事	305

第一章 英雄不问出处



大明 百年

牧牛儿朱元璋历经人世艰辛坎坷，因为家破人亡，不得已出家皇觉寺，却又受尽了欺凌。朱元璋在四处托钵朝不保夕的数年游方僧生涯后，只得投奔舅父郭光卿，不想仍是过着忍饥挨饿的日子，于是马秀英因暗中相助而让两人有了那份千古经典爱情……

大盐枭郭光卿因为抗税起义而被杀，为他复仇的郭子兴初战成功，在接下来的战役中，朱元璋的智勇过人开始让他崭露头角。为了收服朱元璋，郭子兴不仅让他总督军马，而且还在中秋之夜设下了温柔陷阱……

因为小人作梗，无能又胆小的郭子兴又要计杀威望日重的朱元璋，不想却被一个他最最意想不到的人给泄了密……



爱情，一个不老传说

朱元璋的父亲世珍老汉是个普通的庄稼汉，他和所有的庄稼汉一样，先是娶妻来家，然后就生子，生了一个又一个，朱元璋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免不得费用日增，任凭他们一家人如何勤且俭地度日，无奈时难年荒，入不敷出。这一年濠泗一带大闹饥荒，兼行瘟疫。这一年是朱元璋命运的转折点，没有这一年就没有日后成为一代开国之君的朱元璋，没有这一年，朱元璋可能永远只是一个在乡间牧牛的聪明的庄稼汉，但是历史没有这样安排，历史通过这

一年让朱元璋从此背离了那似乎是从一出生就注定了的庄稼汉的人生轨迹，他在这样如此倒霉到了极点、痛苦到了极点、艰难到了极点的一年以后，一步步地走进了历史大舞台，从此成为了千秋风云人物。

朱元璋的父母世珍老夫妇相继病逝，不久元璋长兄朱镇又罹疫身亡，家中一贫如洗，连备办棺木的钱都没有。谁料祸不单行，元璋二哥朱鏊、三哥朱钊又染上了疫病，一同去世，偌大的一户人家只剩了他与嫂子、小侄儿两三人，相对涕泪满襟。十八岁的元璋由悲伤而沮丧，日夕彷徨，辗转踌躇，无路可走中忽然决定投皇觉寺剃度为僧。可是寺内众僧瞧不起元璋，逼得他昼不得食，夜不得眠。到底是年少气盛，元璋忍受不了了，就在一天晚上逃离了皇觉寺，此后的日子里，他托了钵盂，越水登山，云游四方，随处募食，餐风露宿，行脚僧的困苦真是说不尽。运气好的时候，遇着些善良大方的施主，但究竟仰食他人，朝不保夕，让元璋的心里仍然很不是个滋味；运气坏的时候便险些做了沟中瘠、道旁殍。可不论怎么样艰难困苦，朱元璋都咬紧牙关坚强地活着。

朱元璋在过了三年多这样的生活之后，仍旧是一个光头和尚，袈裟外无行李，钵盂外无长物。光头和尚朱元璋于是停止了云游生涯，返回了皇觉寺。

这个时候的皇觉寺已是尘丝蛛网布满殿庑，香火沉沉，禅床寂寂，据邻人介绍说原因是，连岁荒年，寇盗四起，民生凋敝，米珠薪桂，哪有什么余力供养这一班游手坐食的僧侣，于是僧侣们不能熬清受淡，便统统散去。

朱元璋于是便暂做住持，住在了皇觉寺里。又是三四年后，朱元璋决定投奔舅父郭光卿，听人说舅父如今在滁州混得很不错，元璋寻思舅父没有儿女，自己若去，一定会很喜欢。等到积蓄了些川资，元璋不日就上路了，此一去便开始了他的辉煌生涯。

果如听说的那样，这个时候的郭光卿在滁州做着盐贩生意，手下竟有一两千个帮手，真是轰轰烈烈。郭光卿见了朱元璋非常欢喜，也果然如所料想的一样。只有一样是朱元璋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郭光卿时常在外，朱元璋住在家，一家大小，差不多没一个人看他顺眼的，尤其是郭光卿的堂房侄子，见元璋来了，深怕光卿收他做了义子，将来分去了家产，越发把朱元璋当成了眼中钉，常常到了吃饭的时候，他就和那些势利眼的婢仆们串通好了不许元璋吃喝。

朱元璋于是天天得挨个一两顿的饿。朱元璋几番也如当年在皇觉寺一样忍耐不住，可是他决心坚持而不是逃避，他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他相信他会克制自己成功的，他一直深深地认定了一个理儿，那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自我约束力和自我管理的能力，这个人就将一事无成。

而这一切在郭光卿的养女马秀英姑娘的眼中，就让她感动感慨至极，因为她看到了一个无辜而有志的好青年，备受折磨却行为端庄，这也就更发显出了那班小人的短视无聊和残忍，这如何不让她敬佩，这样的人还是她第一次在生活中碰到的。于是马秀英常常暗中偷点饼饵什么的给朱元璋充饥。朱元璋凭借马秀英的帮助，就这样一天天勉强地混着时光度着岁月。不必说，在朱元璋的心上就有了一份对马秀英的感激之情。在感激之外，朱元璋开始留心马秀英的一切事情，诸如她如何成为郭光卿的养女的。马秀英的身世问题不久就让朱元璋给弄了个一清二楚。

原来当年在郭光卿寒微之时，曾与宿州的马公为刎颈之交。马公家住新丰里，富甲一乡，只因马公慷慨仗义乐善好施，所以把个偌大的家业弄得日渐衰落，以至于贫困艰难起来，他的妻子郑夫人在这样的家境中生下一女，这便是日后青史留名的大脚皇后马秀英。郑氏没多久便病逝了。后来马公因为杀了人躲避仇家，临行时把爱女托付给了郭光卿。郭光卿把马秀英领回家中，视同己出。后来听说马公客死他乡，郭光卿越发怜此女孤苦无依，在抚养教育上也就越发用心。

于是郭光卿授以文字，郭光卿的妻子李氏教以针黹，这个未来的国母马氏自小聪慧过人，一经指导，无不立刻领会。到了年将及笄，她已出落得身材窈窕，容貌清秀，神情端庄，浓而不艳，美而不佻，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急事，总是举止从容，从不见她疾言遽色。那一种幽婉的沉静的端淑的言谈神色举止，的确是国母风范。

虽然郭光卿很是善待马秀英，但马秀英在郭光卿家里也不是个得宠的人。郭光卿的妻子李氏为人十二分地悍恶，婢仆们但凡有点过错，举起皮鞭就责打，有时打得那些当小丫鬟的女孩子们，杀猪般地号叫。可任凭其皮破肉绽鲜血淋漓，李氏竟半点怜惜的意思也没有表现出来，她家法的严厉由此也就可想而知了。马秀英在没人的时候，便和朱元璋诉说着苦楚，两人表面上看真是同病相怜，可是在内心里，他们都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好像还不仅仅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的。

有一天晚上，马秀英因朱元璋没捞着吃晚饭，便悄悄地到厨下偷烘了几个面饼，烘好了拿着才走出内厅，不想恰恰撞见郭光卿的妻子李氏，马秀英心里一着急，忙把饼往怀里一揣，可那饼烘得滚烫，又是初秋的天气，她只穿了件单薄的衣衫，热饼放在怀里，怎么能不直接烫到她嫩嫩的肌肤呢？那份疼痛可真是火烧火燎的一般，马秀英痛不可当，差点跌倒，“哎呀”一声就失声叫了起来。

李氏一见，忙走近问什么事，马秀英只好忍着疼痛，扯谎道：“我刚才走出厅来，猛然瞧见天井外面，一只斑斓猛虎趴在那里，吓了我一大跳……”李氏一点也没有从这话中听出半点谎味，于是便回头向天井中看去，此时天井的大石上，正是朱元璋在那里打瞌睡。李氏是个不识字的妇道人家，平时很迷信，听了马秀英的话，心里暗想道：“古时那些拜相封侯的人，每每有金龙和猛虎这样的异兆出现，难道元璋这孩子也要不是个平常人吗？倒真不敢轻视他，看来以后还多多善待他为是。”于是李氏自那天之后，对待朱元璋便不像以前那样刻薄了。

朱元璋在郭光卿家中就又过了一年，这一年他的处境总算好得多了。可是马秀英却在这一年中痛苦极了，自从那天晚上被热饼灼伤了胸口，开始只是乳尖上被饼灼起一个浆泡，不想竟然渐渐溃烂，一天厉害一天，并且这伤处恰在乳头上，女子的乳头是最经不起痛苦的，秀英有时痛得彻夜不眠，泪水不知多少次打湿了枕头。足不能出户的她不敢在凶悍的李氏面前说，见了朱元璋却又害羞不便提，因此她的伤就一直也就没法得到治疗。

那天马秀英又是疼又是愁，正独自在没人的地方哭泣，刚巧让朱元璋瞧见，便疑她又在李氏手里受了什么委屈，就忙上前去，低声安慰她。平日里朱元璋对马秀英又是敬重又是怜爱，那种殷殷的心意和绵绵的真情，自然而然地从眉宇间流露出来。马秀英也正是豆蔻初开，立刻就从那无声胜有声中感觉到了，于是两人虽不曾明言，但那一切尽在不言处的美好和甜蜜让两人的心里都非常幸福喜悦。

马秀英一言不发，只是啼哭。朱元璋不禁非常心疼，这可是青年朱元璋头一回体会到的感觉，再三地诘问之下，马秀英才吞吞吐吐羞答答地把自己怀饼灼伤了乳头的事，略略说了一遍。朱元璋听了，那份原本就分量很重的感激一下子涨满了咽喉，他一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话来，只觉得一股酸溜溜的感觉，从鼻子里直通到脑门，忍不住也扑簌簌地流下泪来。

于是接下来便上演了一幕传颂千古的爱情经典场面，朱元璋一面轻柔地握着马秀英的玉腕，一面垂着泪说道：“我朱元璋如将来得其富贵，决不会忘了姑娘的恩德。倘若日后负心，天地不容！”说罢，便扑通跪了下去，马秀英忙盈盈地来扶朱元璋，朱元璋哪里肯起身，两下里使劲儿一拉，倒把秀英姑娘弄得立足不稳，一个趔趄，两人一齐坐在地上。

一缕情丝牵住两颗心，四只眼睛你瞧着我，我瞧着你，说不出的情与意尽在不言中。不言中，朱元璋感觉自己周身上下的血液流速加剧，他无法自制地一把将马秀英揽进怀里，顿时一股从未体验过的沁心蚀骨的柔情便溢满了他



年轻的生命，马秀英羞涩得手足无措，一个劲儿地要从朱元璋怀里挣脱出来。朱元璋附在马秀英的耳边柔声低语道：“那灼伤的地方到底成什么样了，让我看看，一会儿我去找些药来给你敷上。”

于是马秀英便不再作温柔甜蜜的挣扎了，任凭朱元璋伸手轻轻地解开了胸前的纽扣，露出一角粉红的胸兜，那胸兜上已是脓血斑驳，东一点西一块的。朱元璋再把胸兜揭起，见马秀英的乳头上，溃烂的地方有手掌般大小了。朱元璋立刻便心疼得不得了：“溃烂到了这样的地步，得遭多大的罪受多大的苦呀，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马秀英这个时候倒感觉不出疼痛来，羞涩难当的她低垂着粉颈，待朱元璋一瞧过，就忙将胸兜盖住乳房，然后慢慢地扣着纽扣儿，那双泪汪汪的秋波，忽闪忽闪地对着朱元璋，想看却又羞于看，不看却又看。

朱元璋再次把她搂进怀里，轻轻耳语道：“我将来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如果有人胆敢委屈你，我一定要他的命，我一定会把你保护得好好的！”朱元璋的爱情誓言在日后的明朝历史上，留下了血腥的一笔，他忠于了对马秀英的爱情，却以成千上百条无辜的生命作的代价，帝王的爱情誓言未免分量太重，未免太过于血淋淋。

两人正在依依相对心如醉情如迷之际，忽听得廊前有脚步声，马秀英慌忙三脚两步地往厨下去了。这里朱元璋也忙走了出来，幸而不曾撞到什么人，这才把心放下。

时光如白驹过隙间，转眼又是一年过去了，马秀英的溃伤经朱元璋拿药来敷上，已经全好了，只是乳房上永远地留着一个疤痕，将来也算是个纪念，日后成为皇帝的朱元璋果然没有辜负他的发妻马秀英。

红尘梦始

其时元蒙王朝的国廷上，正是奸相撒墩当国，整天只知道剥吸民脂。可怜百姓们被苛税重捐弄得走投无路，于是纷纷落草。群雄争竞，占地夺城，这个辉煌一时的超级大帝国，眼看着自己这座大一统的锦绣山河，被瓜分得四分五裂，却就是不肯降低税赋。在元代的税赋中，最重的要算盐税了，元朝在世祖忽必烈的时候，经由理财家安不哥提议出来，国家便将盐捐视作大宗的收入，传到顺帝手里，他手下的那些贪官污吏本来就是上下搜刮，对此就更是不会手软。官吏对贩盐的税赋越是重越是严厉，贩盐的就越是要私运；走私的越多，一经给官厅捕获，处罪也就越重。朱元璋的舅父郭光卿作为盐贩的首领，

自知做这种危险生意是将军难免阵上亡，在他的数千徒子徒孙中，被官厅捉去治罪的已是不少了，可他已然箭在弦上，想回头是不可能的。

果然不久，郭光卿就因为抗税而被官兵杀死，郭子兴为他复仇后，朱元璋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郭子兴帐下的一员得力干将。并且智勇都超人的朱元璋很快就让郭子兴对他依仗如左膀右臂。

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大，郭子兴索性自称为濠南王，加封朱元璋做大元帅；一面督促着徐达等速破元兵，以便别谋另取；又在濠州城中，给朱元璋建了元帅府，朱元璋的威权便也一天重似一天了。

中秋佳节，月明似镜，郭子兴亲自打发了卫从，到元帅府中请朱元璋到王府庆赏团圆。朱元璋见了请帖，自然不敢怠慢，匆匆地跟了卫从到王府来。

王府后堂丰盛的宴席上，郭子兴、朱元璋两人一杯又一杯地对饮着，看一轮红日渐渐西沉，光明皎洁的玉兔已从东方上升了。郭子兴便命把筵席移到花园中去，一面赏着月色，一面和朱元璋举杯欢饮。

几巡之后，郭子兴已有了几分醉意，便笑着问朱元璋：“这样的好月色，咱们饮酒赏玩，倒也不辜负了它。只是眼前少个美人相伴，似乎让人感觉有些寂寞呀。”朱元璋也笑笑，答道：“天下没有十全的事，总是有了这样，缺了那样的。”

郭子兴大笑道：“你想要瞧瞧嫦娥吗？咱们府中多着呢！”说着回头对一个侍女做了个手势，那侍女进去了半晌，尔后只听得环佩叮咚，弓鞋细碎，早盈盈地走出一对美人儿来。彼时人儿未到，香气已先飘进鼻中了。

郭子兴一见，便小题大做故意大嚷道：“嫦娥下凡了，快来替咱们斟酒！”两个美人听了，都微微地一笑，然后分立两边，一个侍奉着郭子兴，那一个则来替朱元璋斟酒，慌得朱元璋忙立刻站起来，一边把身子往外挪，口中一边连连说着“不敢”，引得那美人掩了樱唇，咯咯地笑个不住。郭子兴微笑着说：“咱们是心腹之交，就和一家人差不多，何必避嫌呢？”朱元璋见他如此说，虽然不再十分拘束，但终究也不敢放肆。

月色慢慢地西斜了，郭子兴竟当着朱元璋的面，搂紧那美人，一会儿亲嘴，一会儿摸乳，当筵温存起来。朱元璋正当壮年，眼看着郭子兴和那美人百般调笑，况且又在酒后，再加上看看立在自己身旁的美人，生得花容玉肤，一双水汪汪的秋波，尤其勾人的魂魄；加上她穿着的那件紫色薄罗衫子，映在月光之下愈发显得飘飘欲仙了。朱元璋坚强的自制力终于有点无力了，他忍不住伸手去捏那美人的纤腕，只觉得腻滑柔软，触之令人心神欲醉。那美人儿见朱元璋捏着她的玉腕只是不放，想要缩回去，便使劲往回里一拉，朱元璋手一

松，那美人儿几乎跌倒，她慌忙撑住，却将一把酒壶抛在地上。俗话说猫浪了叫，人浪了笑，那美人借机便浪笑得弯了柳腰。正这时郭子兴便说朱元璋醉了，吩咐侍女们掌起一对纱灯，送朱元璋到东院里去安息，自己则拥着两个美人，踉踉跄跄地进内院去了。朱元璋只得随着侍女往东院走去，走得一步三回头，走得实在舍不得。



英雄过不了美人关

东院陈设考究，桌上陈列着古玩书籍，琳琅满目，又清幽又华贵。就是那张炕上，也铺着绣毯锦褥，芬芳触鼻。朱元璋询问那个侍女才知道这个东院是郭宅的内室之一，从前这里住着一位山右美人。郭子兴贪恋她的艳丽，时常到东院里来住宿。后来那个山右美人被郭子兴的妻子酸溜溜地打发回了山右本乡去，东院从此就一直空着。郭子兴有时想起那个美人来，便独自到东院里来徘徊嗟叹一会。

侍女燃上灯台，把门虚掩了，就退了出去。朱元璋一倒身炕上，那锦褥的温馨柔顺，就让他感觉到强烈的有生以来不曾睡过的舒服，朱元璋自己虽有个元帅府，可里面的陈设不过一般，那在平时朱元璋已感觉万分地满足了，比自己从前的住没处住、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可此时心里边闹腾刚才那位紫衣美人，翻来覆去睡不着中，朱元璋忽然想到自己半生的坎坷辛苦，真是虚度了岁月，似郭子兴这般，才算不白来世上一回。一经想到这儿，平日里的万分满足都已虚化成烟，朱元璋禁不住暗暗发誓，终究有一天自己也要如郭子兴这般恣意人生，快意肉体，随意享乐，方不负自己曾如此的坎坷辛苦。

胡思乱想着，渐渐有了睡意。正蒙眬的时候，鼻孔里忽然钻进一股香味儿，直透入心肺，朱元璋不觉又睁开眼来，却见自己的身边，果然睡着一位软玉温香的美人儿，朱元璋顿时吃了一惊，借着灯光一瞧，正是席上替自己斟酒的那个紫衣美人。朱元璋不由得心花怒放起来，可马上又自责起来：“王爷待我不薄，他俯中的姬妾私来投怀送抱，我应当正色拒绝她，那才算得是正人君子，怎么可以含含糊糊如此暧昧呢？况且若被王爷知道，岂不是前程不保前功尽弃了。”可朱元璋刚仰起半个身子，那美人身上的异香一阵阵钻入鼻中，又将朱元璋的心引动了。再细看那美人，杏眼带醉，香唇微启，粉脸上现出隐隐的桃红来，愈益显得冰肌玉骨，妩媚娇艳了。朱元璋越看越爱，一时牵不住意马心猿，便轻轻地伸手抚摩美人的粉颈，那美人一个翻身，脸对着朱元璋，呼呼地睡得香，这样一来别的不说，单是她那微微的呼吸伴着口脂香对面吹来，



就是铁石人儿，到了这时，怕也要起凡心，何况朱元璋刚刚还自怜过自己的半生都在坎坷困苦中虚度，暗誓终究有一天也要恣意人生快意肉体随意享乐。朱元璋一只手抚摩着美人的酥胸，一手便轻解她的罗襦。这时那美人却醒了，她睨了朱元璋一眼，身子一动也没动，只是拿了一块香巾掩着粉脸，娇羞滴滴地听任朱元璋为所欲为。

夜半丽人自荐枕席，接下来上演的不必说自然是双双同入巫山云雨，共圆巫山云梦了。一刻千金，良宵苦短，窗上渐渐现出曙红来，朱元璋这才顾得上问那美人叫什么名儿，为什么来伴着自己。

那美人横着秋波微微一笑，柔柔地低语道：“我是王爷府中第一宠姬樱桃，你难道不曾听说吗？因昨夜是佳节良辰，怕你一个人寂寞，所以不避粉身碎骨之险，悄悄来陪伴你。”朱元璋自然高兴又感动：“我真有幸，能碰着你这样一个多情的美人……”

哪知樱桃不待朱元璋说完，眼泪早已扑簌簌地流了下来，慌得朱元璋忙替她抹眼泪，听到樱桃一边啜泣着一边问道：“你这话可是真心吗？世上哪个女子不想求一个真心人得一句真心话呢？只怕是一时心血来潮随口说的，他日早把我忘到了脑门后了。”这种情形下是个男人都会立刻就诅咒发誓，然后再三地安慰心爱的人，朱元璋自然也就是这样做了，并且他还拍着胸脯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如果有的话，尽管和我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一定尽心竭力。”

朱元璋没想到他这话，倒还真是歪打正着，原来樱桃本姓罗，是被来投奔郭子兴的草匪从徐州掳来献与郭子兴的，此刻樱桃一听朱元璋的话，顿时晴转多云回嗔作喜道：“我被掳掠，在此充当府中侍妾，父母远离，不知消息，倘蒙念昨晚一宵的恩爱，得机会能援一援手，妾虽死亦无恨了。”

朱元璋还是很丈夫地点点头，然后说：“这事得慢慢地想个办法才行，不过你放心，我决不辜负你就是了。”香喷喷的樱桃便在枕上娇滴滴地称谢。朱元璋怜香爱娇，当即就又忙活开了。

两人正在你怜我爱十分温存的工夫，忽听得靴声橐橐，不用说是有人进东院来了。朱元璋和樱桃万分惶急，那人已“呀”的一声推门进来，朱元璋一看，来的不是旁人，正是濠南王郭子兴。

朱元璋的心里马上懊悔起来，他的心在遭受着万分惭愧的折磨，一向从容镇定的他，这次再也无法做得从容做得镇定，慌忙抓起件衣服披上，起身跳下炕，红着脸立在一旁，说不出话来；樱桃吓得钻在被子里，一个劲儿地发抖。

没想到郭子兴不仅没动怒，反而微笑着对朱元璋说：“小妾既承见爱，我就

做个人情，让你们成了眷属如何？”说罢，便叫樱桃起来，到里面收拾些平时用的东西，然后一乘轿子把樱桃送到元帅府里去，行前又叮嘱樱桃道：“你此去不比在我这里，须要好好地侍奉朱将军，不要负我一片成全之心。”樱桃自然一脸的感激，含泪向郭子兴称谢，然后盈盈地登轿去了。

朱元璋羞愧无语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心里那万分惭愧顿时化成了万分的感激。郭子兴好人做到底，还为朱元璋举行了一个新婚大礼。在朱元璋的元帅府里，张灯结彩，大小将领们都来贺喜。

朱元璋的元配夫人马氏和樱桃同事一夫，两人相处得极其和睦。自此朱元璋一回元帅府，就有樱桃花枝招展般地迎着，千娇百媚地伴着，一时间朱元璋真感觉其于斯世，真是遂了心愿，再次万分满足起来。



另有内幕

朱元璋是很聪明，可他在这件事情上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其实是一出把戏，是郭子兴听了手下部将赵大的话一手导演出来的。赵大说朱元璋才能过人，将来必有大为，若得他赤心襄扶，大事可图。但恐他怀了异志，倒是一个大患。

无能又胆小的郭子兴见如此说，不免忧虑起来。于是赵大大笑道：“要收复他也不难。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我们巧设一个美人计不愁他不上钩。”郭子兴连连点头，当晚便和爱姬樱桃说明，令她去系住朱元璋的心，使他不别蓄异谋。如能大事成功，就晋封樱桃做第一妃子。

樱桃曾见过朱元璋，知道他仪表出众，更觉得他将来决非平常人，所以心上十分愿意，表面上却装出为了郭子兴的大业着想而甘愿自我牺牲，这种以自我牺牲作基础表现出来的满口答应，自然使郭子兴对她既感激又喜爱。到了后来借着庆中秋为名，邀朱元璋来府中饮宴，席间樱桃出来陪酒，目的就是为了先打动朱元璋，以樱桃的高超手段，果然弄得他心迷神醉，不知不觉中就上了圈套。



朱元璋逃过一劫

那一天，满怀着对郭子兴万分感激的朱元璋刚走进王府，才到了二门口，忽见一个少妇向他直招手，朱元璋认得她是府中的奶妈。朱元璋见她神色慌张，忙跟上前去，到了空院里，那奶妈低声问朱元璋道：“将军可是樱桃姐姐的



丈夫？”

朱元璋很诧异地答道：“正是。”那奶妈便附在朱元璋的耳边说道：“刚才府中的赵参军和王爷在那里密议要杀了将军以绝后患。今天王爷如果邀将军入府饮宴，万万不可应召，否则必有性命之忧！我和樱桃姐姐是同乡，她在府中的时候，待我很好的，我到如今还很感激她。若是不幸将军被人暗算，叫樱桃姐姐去依靠何人？所以我听了这个消息，忙找机会告诉你，将军须要防备着才好。”

朱元璋大吃了一惊，再三谢了那奶妈，也不敢去见郭子兴了，匆匆地走出王府，跳上马，慌慌忙忙地回到元帅府中，还不曾坐定，郭子兴请他赴宴的帖子已经来了。朱元璋实在想不明白也不敢相信郭子兴何以突然要杀自己，可奶妈的话又如何解释。其实朱元璋并不是十分相信那个奶妈的话，但他一向是小心谨慎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非如此小心的本性，也许他就不会忍心在日后屠杀了那些曾经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们了。事实上朱元璋在自己前半生的生涯中，倒还真是受益于小心，此刻他对着那份请柬，暗自叫声：好险啊！

一进后堂，花枝招展的樱桃浅笑盈盈地问朱元璋：“今天见了王爷，可议些什么事儿？”朱元璋连连摇手道：“我还敢去见他？他都快要杀我了！”

樱桃听了，不禁非常吃惊：“这是为什么？”朱元璋就将奶妈的话，细细说了一遍。这时的樱桃和朱元璋爱正浓情已深，一颗芳心整个儿地向着朱元璋，早把郭子兴当初吩咐她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于是樱桃也把郭子兴命她来笼络朱元璋的情由，一股脑儿和盘托出。朱元璋听罢，对奶妈的话再无半点疑问，于是他心中对郭子兴那份万分的感激突然变质了。贫困中见真情，逆境里得真心，这是早年困苦生活教给贫困中逆境里的朱元璋的启迪，正因为这样，所以朱元璋才格外珍惜马秀英的一片真情与真心；可如今，春风渐得意中须要防暗箭，前呼后拥里更得小心性命，朱元璋想到这儿，禁不住神色黯然，心情索然，思绪怅然，再也没心思和樱桃温存谈风月笑风云了，他对樱桃说了句“我自有办法”就出去了，一面便打发小军去回复郭子兴，推说自己身体有些不舒服，不能赴宴，只好改日谢罪。

何以非常宠信却突然变脸要杀？朱元璋的疑惑只有郭子兴本人最明白，原来这一年的九月中旬是郭子兴的诞辰，濠州的大小将士都来叩贺。郭子兴便全副披挂，到校场中去阅操。他看到高兴处，便吩咐兵士卸了甲，各赐寿酒一杯。谁知卫兵出去高叫：“王爷有令，兵士们卸甲赏酒！”连喊了几声，兵干们只顾他们的操演，睬也不睬理也不理。卫兵回报郭子兴，郭子兴大怒道：“我的

命令他们敢违抗吗？那还了得！”朱元璋在旁忙起身道：“且请息怒，这都是我的不好。”说着从袖中取出一面尖角旗来，授给亲随，那亲随执了尖角旗奔到将台上一挥，大声说道：“元帅有令，着兵士们卸甲赏酒！”声犹未绝，兵士们暴雨似的应了一声，三千马步兵丁，齐齐地卸了甲，列着队等候赏赐。

郭子兴当然履行诺言，令赏酒给他们喝，同时尽量做出一副无心又随意的样子问朱元璋道：“为什么兵士们不听本王的话，倒服从这面小旗呢？”朱元璋一时大意，哈哈笑着答道：“这就叫做军以令行，倘军士不听令，那便是乱军了。”

郭子兴听了虽然点头点得很大度很高兴，可心里强烈的不悦已经不能让他再有心情看下去了，于是就令兵士停了操，自己回了王府。

当初献美人计的赵大见朱元璋权势日盛，郭子兴也益加宠信，自己倒反被疏远起来，因此由羨生妒，便常在轻信的郭子兴面前中伤朱元璋。眼下赵大跟随着郭子兴回到王府中，擅长察言观色的他乘势进谗：“今日王爷可觉得将士们有异吗？”郭子兴故意吃惊地说：“这话从何而来？”赵大也故意冷笑了两声，说：“方才王爷卸甲赏酒，为什么他们不理不睬？”

一句话把郭子兴说得耳根子都红了起来，勉强拿出一副豁达大度的派头，皮笑着可肉却说什么也不肯笑地答道：“那是军令攸关，军中只有知令，才是统兵，否则便是乱军了，不是他们敢有意违俺的命令。”

赵大再次大笑起来，说：“那么朱元璋的权力也就大极了，万一他要变了心，兵士们只知听他的军令指挥，怕没有人再来听王爷的命令了。”这话又是一记重型炸弹，正正好地击中郭子兴的心坎，于是他放下全部的戒备和伪装，低声问赵大：“你一向是我的心腹之交，我待你也是推心置腹，今日之事，你看如何是好？”

赵大一见水到渠成，自然要住井里推一块最大最大的石头：“我原来曾说元璋有过人的才智，蛟龙终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将来必是个大大的后患。”郭子兴越发愁了起来，说：“现在兵权已在他手中，怎样才能削去他的兵柄，须得有一个两全的法子。否则打草惊蛇，弄巧成拙，岂不糟了吗？”

赵大沉吟了一会，说：“王爷果然要除朱元璋，只消一封请帖就完事了！仍是叫他赴宴，到时候两旁暗暗埋伏好了甲士，饮到中间，王爷咳嗽一声，我就领卫士一拥上前，把朱元璋擒住，命他将兵符交出来，如其不依，立刻砍了他的头颅，去军前号令示众，只说朱元璋谋叛，现已正法。这样一来，杀一儆百，还愁兵士们不听号令吗？”

郭子兴自以为以自己的大聪明得到了一个大大的妙计，于是高兴起来，



吩咐赵大去准备。过了几天，赵大布置妥当，来报知子兴。两人在密室中商议，就在这天的午后举事。哪晓得就在这时，恰巧府中的奶妈抱着郭子兴的幼子从门前经过。郭子兴平日最喜欢这个小儿子，常常搂着他在膝上和诸将们议事，又因为奶妈是个乡下妇人，虽进出密室，却并不疑心她会泄露机密；谁知偏偏就是她走露了这个天大的秘密消息。

其时徐达、汤和、胡大海、吴良、花云等出兵滁州，与元兵相持了半年多，分不出胜败。朱元璋在濠州听得这个战讯，便上书郭子兴，说愿领兵去扫荡元军。

郭子兴自那天邀朱元璋赴宴不见应召，他便开始怀疑了，后来几次相请，朱元璋仍是推托不肯赴宴。郭子兴越发疑心，估计是走漏了风声，禁不住终日惶惶，深怕朱元璋为患濠州，暗中令赵大时时提防着，现在见朱元璋请命出兵，正中下怀，巴不得朱元璋离开濠州，所以一口应允。殊不知朱元璋若在濠州倒做不成什么，他一到滁州会合了郭子兴部下的将领，可就成事了，待到郭子兴悔悟，朱元璋已如虎添翼，做了群雄的首领；而郭子兴空落了个聪明反被聪明误。



群雄逐鹿

这个时候的元王朝大帝国，自顺帝妥懽帖睦尔登位以来，国纪一天坏似一天，到了垂亡的几年，顺帝越发荒淫无度了。当时四方群盗如毛，只靠着赤胆忠心的脱脱丞相和皇叔福寿、右都督白彦图等寥寥几个人拼命地东征西讨，可是刚灭了那面的，这边的又起来造反了。外面的臣子们累得筋疲力尽，顺帝在宫里却和没事一样。他宠信着嬖臣哈麻、秃木儿等，又把番僧请到宫中拜他做了灵异神圣至宝大法师，教授一种房中秘术，叫做“大欢喜”。令宫女嫔妃都一丝不挂地在毡上舞蹈，男女不分，僧道混杂，大家跳了一会儿，就一对对地交接起来，这叫做大魔舞。顺帝看得高兴了，也挨在众男女中闹一回。宫中的嫔妃玩得厌了，便下谕民间挑选秀女。

那一班奸恶的官吏或是乘机向良民索诈，或是借着圣旨去掳掠妇女的，吓得百姓们家里不敢养着女儿，已经许了人家的，忙着送给夫家。不曾有人家的，连夜送与人家做妻室。因此那些纨绔子弟，竟有一天中得五六个妻子的，至于妻妾两字，也不问了。据当时人说：“有把女儿送去幽禁在深宫里给那些和尚们糟蹋，不如送人家做小老婆，骨肉倒可以常常相见。若一经被选进宫，父母女儿永远不得见面，就和死了差不多。”